

周栎园奇缘记

徐忠以斋

河南周栎园先生亮工为滁牧，涖任时州民共观之。以公少年科第，貌秀雅，咸啧啧称羨。官署前有银工钱氏女者，年及笄矣。生而美丽，性聪慧柔和，素自负不肯偶俗流。一见公，心动焉，退而卧不起。母疑其疾也，问女何苦，女曰：“儿之苦母所不能解也。”母讶之，走语父。父致询，女不言。与之食，不食。如是日余，钱独女无子，夫妇爱怜甚，百计诱之，言曰：“女自念惟一死耳，因堕泪云。天生我貌，复少假之才，即当生我名族中，纵不得作显者妇，不失为士人妻。今不幸父业贱，以类为偶，逆计异时所适，不出一银工而止。”曰：“然则儿何欲？”女曰：“儿不言亦死。言亦死，儿欲得事人如新牧周公品貌科第者。”父曰：“痴妮子，彼赫奕若此，宁尚无妇，纵未有妇，肯媾汝家耶。”曰：“儿岂不自揣，第得为侍妾，死不恨。”父曰：“小儿女全不晓功令，渠为民父母，敢妾治下女乎？”女遂不言不食如故，竟成疾。父母忧甚，延医葛生理焉。葛为滁国士，应酬官衙，得出入于周公所，视女无他疾，惟中怀郁结耳。父母不能讳语之故。葛素有侠肠，曰：“小姑毋自苦，吾且设策

---

为汝媒，倘有天缘，幸而成不可知，宜自爱，勿使憔悴。”女遽起，叩头谢。居数日，公延生入视脉，生按视良久，状出神，似别有所思者。公曰：“吾食饮日稍减，无恙乎？”生不答，他视而笑，公复云：“生终不答，笑自若。”公怒曰：“汝目中无我耶？”胡语汝，若不闻，生请罪曰：“某见公不觉触一事，殊可笑。故失对，因问何事，可共闻乎？生故不敢言。”公云：“第言之何害？”曰：“公勿责也。”署之前有钱氏女者，既言复止。公问钱女若何曰：曩者见公之玉貌，且耳熟公少年科第，才出群。女自负素有姿，工女红颇知书。誓必人如公者始事之，为妾不辞，又度势万不能，将饿以死。生哀其志，悲其遇而嗤其妄也。是以笑耳。公曰：“世有女子怜才若此者乎？情不可负也。”今与君约，明晨吾当出谒客，君语彼。倚门俾我见，果适我意，我微作首肯状以定情当曲成之，不可则速已。生语女，女自信曰：“吾事必谐矣。”晨起，略事栉沐，裙布钗荆。公于舆望之，不禁首肯者三，众不觉也。女郎入，公归，思所以动夫人者。曰世间不虞之誉，有出人意外者，吾与卿抵此未久。外间何所闻，

---

乃有银工女某者，谓夫人大家女。贤淑世无比，彼不幸为小家子，未娴教诲，若得朝夕侍夫人，学闺范，虽为婢，有荣焉，是不亦痴乎？奚所慕而若是。夫人曰：“甯有此耶？”公曰：“我何由知医生某笑其女，为我述之云尔也。”夫人召生，叩其详。公已预白生，生即宛转曲为之词以悦夫人。夫人曰：“有志女子也。”顾其貌如何，则以中材对。夫人曰：“吾为取之，成若志。”公佯斥之曰：“君谬甚，独不畏物议，玷官箴耶。”夫人曰：“吾筹之详矣。”自有处，即托以治首饰呼钱入，畀之百金，与订婚。令徙南都，无处吾境，居久之。公当诣省，夫人出钗钿币帛之属，使往娶焉。既成婚，公入房，女却曰：“妾愿执箕帚，今得侍大人何幸。”第未谒夫人，不敢奉衾枕。公爱其有礼，勿强也。泊归，见夫人，公以前言告。夫人喜，是夕公入室，女又推曰：“大人远归，夜宿夫人所，妾不敢当夕。”公怅然而去，夫人闻益喜，手秉烛送公来曰：“妹尊我，意甚善，吾已具知之。今夕佳夕，无负吉期，此吾命也。”女乃从，自此女奉公与夫人，如妇事舅姑，惟谦益自下，事必谘禀而后行，坐不敢共，

---

走不敢偕，饮食则食夫人之余者。曰：“妾心敬慕夫人，夫人所余，食之若更有味也。”夫人乃爱之甚于公，公小有齟齬。夫人必愠曰：“人舍父母而来事公，且其德性如此，公尚有不足耶。”嫡庶相处若姊妹，欢然无间言，各生二子，后公官成，既老。夫人子归河南，钱氏之子寄居于滁，至今子孙家焉，此滁人骆遇安舟中，为余详言之也。

贫家小女纵有才色，然以资格所限，卒为庸夫，偶者何可胜数。古语云：红颜薄命不诬也，钱氏恃才色，而妄希贵游矢愿既坚痴情终，遂可谓有志者，事竟成。至若委曲周全，温柔和顺，使公与夫人绝爱怜之，是其才更有足多者。